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四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袁繼升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四

褊急

時苗　王思　李凝道

堯君卿　蕭穎士　裴樞

崔珙　韓臯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盧罕　王珙

高季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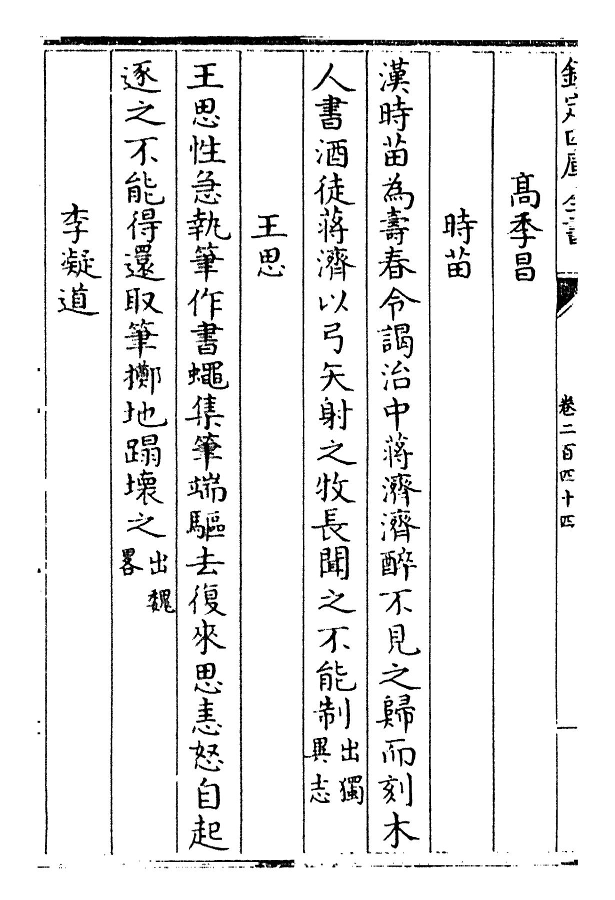
時苗

漢時苗為壽春令謁治中蔣濟濟醉不見之歸而刻木人書酒徒蔣濟以弓矢射之牧長聞之不能制出獨異志

王思

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出魏畧

李凝道



唐衢州龍游縣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歲故惱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餅誘得之齩其胷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驢於街中有騎馬人靴鼻撥其膝遂怒大罵將毆之走馬遂無所及忍惡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僉載

堯君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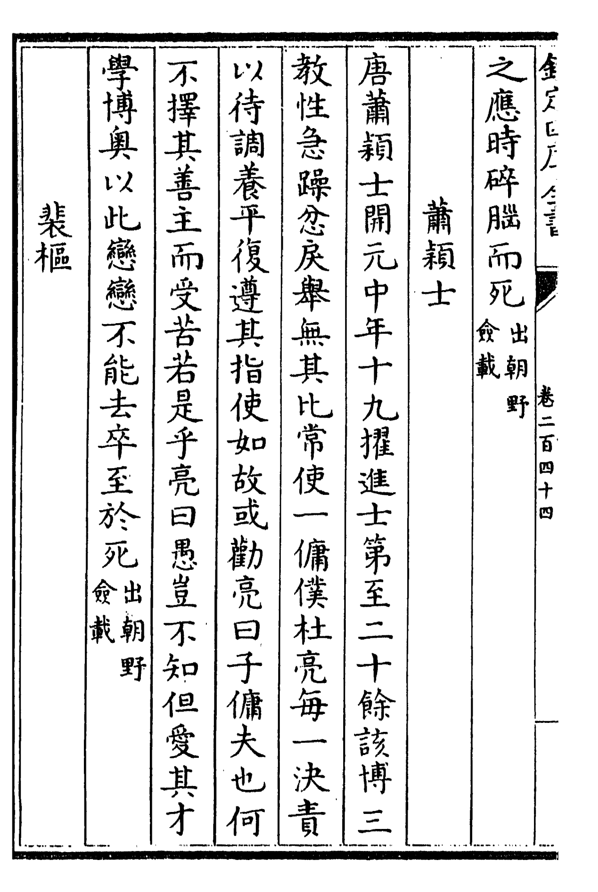
唐貞觀中冀州武强丞堯君卿失馬既得賊枷禁未決君卿指賊面罵曰老賊吃虎膽來敢偷我物賊舉枷擊

之應時碎腦而死出朝野僉載

蕭穎士

唐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二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以待調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奥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出朝野僉載

裴樞



河東裴樞字環中季父燿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開元二十一年春開河漕以贍國用上深嘉納之親姨夫中書舍人薛邕時有知貢舉之耗元日因來謁樞親乃曰幾姊有處分親故中舉人否其親指樞邕整容端手板對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積選之才不待處分矣伏恐別有子弟樞即應聲曰娭子失言因舉酒瀝地誓曰薛姨夫知舉樞當絶跡匿形不履人世其親決責令拜謝邕樞竟不屈永泰二年賈至侍郎知舉樞一舉而登選

後大歷二年薛邕方知舉樞及第後歸丹陽里不與雜流交通及韋元甫除此州計到郡之明日合來拜其親元甫至丹陽之明日專使送衣服書狀信物樞怒言不納後三日元甫親擁騎到樞别業樞戒其僕不令報久停元甫車徒不得進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須與軍吏監軍相識遽此深責未敢當也親乃遣女奴傳語延元甫就廳事置酒元甫陳以公事樞方出歡話

出乾膙子

崔珙

唐崔珙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為庶子公務謁珙珙不為見荆乃求與珙素厚善者使候問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復詰之居守益忿曰珙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為文詞言語何限豈可以珙弟兄作假對耶荆尤不喻親族咸憂慄不安甥族中有頴悟者採取文集討之乃掌制日貶崔球為撫州郡丞云因縁鴈序鼓扇澆風荆因爾成疾出芝田錄

韓臯

唐韓臯自中書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閣老改官詞頭送以次舍人是時吕渭草敕臯恐問曰僕何故轉皆不告臯刼之曰與君一時左降渭急乃告之臯又欲訴於改相渭執之奪其靴笏㰯㰯久之乃止出國史補

杜佑

唐楊茂卿客遊揚州與杜佑書詞多捭闔以周公吐握之事為諷佑訝之時劉禹錫在坐亦使召楊至共飲佑

持茂卿書與禹錫禹錫曰請丈人一為讀之既畢佑曰如何禹錫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須捭闔以動尊貴之心佑曰休休捭闔之事爛也獨不見王舍乎捭闔陳少遊少遊刎其頭今我與公飯吃過猶不及也翌日楊不辭而去出嘉話録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氣貌剛質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復褊直為郎時乘酒使氣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適求分務東洛值

伊瀍仍歲歉食淹滯曹不遷省俸甚微困悴且甚嘗因積雪門無行跡庖突不烟裴度時保釐洛宅以美詞厚幣辟為留守府從事湜簡率少禮度亦優容之先是度討淮西日恩賜鉅萬貯於集賢私第度信浮圖教念其殺戮者衆恐貽其殃因捨討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備極壯麗就有日矣將致書于白居易請為碑湜在座忽發怒曰近捨某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某文若方白之作所謂寶琴瑤瑟而比之桑間濮上也然何門

不可曳長裾某自此請長揖而退賓客無不驚慄度婉詞謝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煩長者慮為大手筆見拒今既爾是所願也湜怒稍解則請斗酒而歸至家獨飲其半乘醉揮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潔本以獻文思古謇字復怪僻度尋繹久之不能分其句讀畢歎曰木玄虛郭景純江海之流因以寶車名馬繒綵器玩約千餘緡置書遣小將就第酬之湜省書大怒擲書於地謂小將曰寄謝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與

顧況為集序外未嘗造次許人今者請為此碑蓋受恩深厚耳其碑約三千字一字三疋絹更減五分錢不得小校既恐且怒歸具告之僚屬列校咸振腕憤悱思臠其肉度聞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數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輦負相望洛人聚觀比之雍絳泛舟之役湜領受之無媿色而卞急之性獨異於人嘗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僕暨里中小兒輩箕斂蜂窠購以善價俄頃山聚於庭則命碎於砧几爛於杵臼絞取津液以酬

其痛又常命其子松録詩數首一字小誤詬詈且躍手杖不及則嚙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國史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狹讌席賓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訝在西川日進士薛大白飲酒稱名太多明日遂不復召出因話録

李德裕

劉禹錫太和中為賓客時李德裕分司東都禹錫因謁於

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別令收貯然未一披今日為吾子覽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塵土蒙覆既啓而復卷之謂禹錫曰吾於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絶何必覽焉但恐廻吾之心所以不欲看覽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黨首以楊虞卿牛僧孺為言楊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類出北夢瑣言

李潘

唐禮部侍郎李藩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交者名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蓋記其所為亦常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緝者視之當為改正藩喜併付之彌年絕跡藩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兼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藩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詞什傳流者少也（出幽閒鼓吹）

盧罕

唐李訥除淛東路由淮楚時盧罕為郡守訥旣到適値元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忻然迨覽狀乃將名與父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之亟命駕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遜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謹咨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約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玉泉子

王珙

唐給事中王柷名家子以剛鯁自任黃冠前典常州京國亂離盤桓江湖甚有時望及詔徵回路經于陜時王珙為帥頗兇暴然知柷將來必居廊廟亦加禮待之柷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於內廳盛張宴席列女樂斂容白柷曰某雖鄙人叨忝旄鉞今日多幸遇軒蓋經過苟不棄末宗願厠子姪之列柷堅不許珙勃然作色曰給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罷宴命將吏速請王給事離館暗授意旨並令害之一家悉投黃河盡取其囊橐以

舟行没溺聞奏朝廷多故捨而不問時柷有一子行至襄州亦無故投井而死出北夢瑣言

高季昌

闕

董掌奏記府主褊急闕

詣梁園勸梁太祖闕官

入中原授大理闕季昌怒曰天下皆知

四鎮令公必作天子闕偃仰乎詬怒而起久之台

孔目官王仁厚謂曰我闕書記所見甚長且廣

南湖南與梁王齊肩所以闕使我乃梁王將校安可輒同兩處差都押衙可闕董且名宴飲迎而謂曰集性急請一切勿言仍遺衣段數十匹以安之董雖稟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聞說自闕我本無此見誠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於禮合儀所遺衣段乃謬恩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五

詼諧一

晏嬰　東方朔　辿韶

袁次陽　伊籍　張裔

張裕　薛綜　諸葛恪

費禕　王戎妻　鄧艾

安陵人　楊脩　孫子荆

蔡洪　陸機

晏嬰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王謂左右曰晏嬰辭辯吾欲傷之坐定縛一人來王問何謂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為枳枝葉相似

其實味且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解為盜入楚則為盜其實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啓顔録

東方朔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成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

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卞嚴子為衛尉臯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顔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禄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孔父為詹事蘧伯玉為太傅孫叔敖為諸侯相王慶忌為期門子産為郡守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射羿善宋萬為式道侯上

乃大笑復問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辨知閎達溢於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胲音改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滄詞皆此類也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于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

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非是守宫即蜥蜴帝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藪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

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樹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窮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

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出本傳）

邉韶

後漢邊韶字孝先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應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袁次陽

後漢袁次陽妻扶風馬季長女初婚裝遣甚盛次陽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

事矣次陽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悵外聽者為慙出本傳

伊籍

蜀先主以伊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吳主大慙無語對出三國志

張裔

蜀張裔為益州太守為郡人雍闓縛送孫權武侯遣鄧芝使吳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對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出啓顔録

張裕

蜀先主初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為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吾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

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無鬚故裕云及之

薛綜

吳薛綜見蜀使張奉嘲尚書令闞澤姓名澤不能答薛綜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嘲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也出啓顔録

諸葛恪

諸葛恪對南陽韓文晃誤呼其父字晃詰之曰向人子而字父子為是禮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針而不見者非不明意有所在耳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答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曰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恪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吳

主大笑出啓顔録

費禕

孫權嘗饗蜀使費禕逆敕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嘲云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諸葛恪曰愛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鸑鳥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咸稱善出啓顔録

王戎妻

晉王戎妻語戎為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壻於禮不順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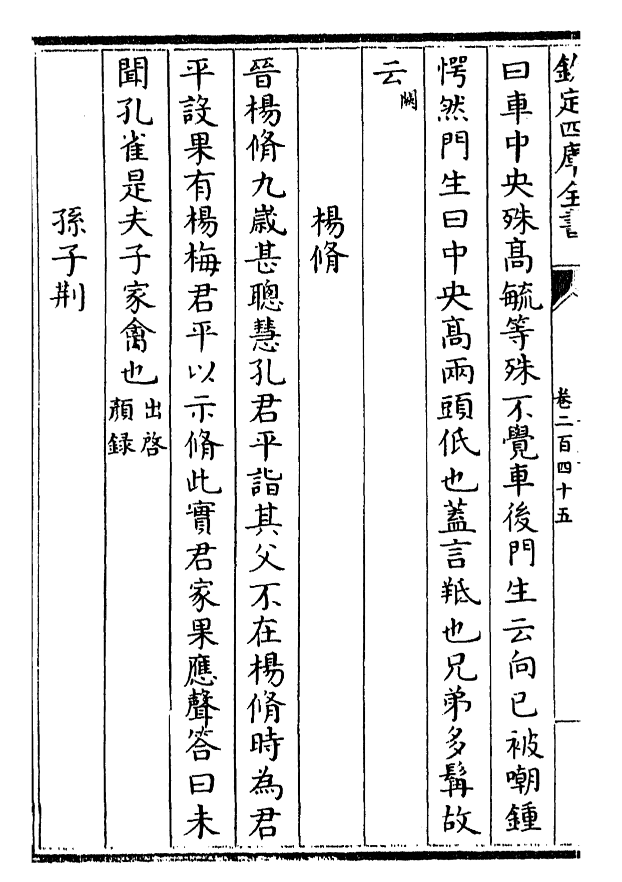
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出啓顔録

鄧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闕

安陵人

晉鍾毓兄弟警悟過人毎嘲謔未嘗困躓嘗語會聞有女善調謔往觀之於是盛飾共載行至西門一女子笑



曰車中央殊髙𩨳等殊不覺車後門生云向已被嘲鍾愕然門生曰中央髙兩頭低也葢言羝也兄弟多鬚故云闕

楊脩

晉楊脩九歳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楊脩時為君平設果有楊梅君平以示脩此實君家果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啓顔録

孫子荆

晉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云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出世說新語

蔡洪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賢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荅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盟津之河盈握之壁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

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出啓顔録

陸機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羮未下鹽豉耳機在坐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聲答曰衆鳥集出啓顔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六

詼諧二

蔡謨　諸葛恢　周顗

韓博　習鑿齒　孫盛

祖納　郝隆　羅友

張融　何承天　王絢

何勗　謝靈運　劉繪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畧
胡諧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諧
周捨　王琳

蔡謨

晉王導妻妒導有衆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敘謙志蔡曰不聞餘物

唯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慙出晉史

諸葛恢

晉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寧勝馬也出啓顏録

周顗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慘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虚日來穢滓日去出南史

韓博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彛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為刁闔坐推歎焉出啓顔録

習鑿齒

秦苻堅尅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悦歎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

人有半蓋剌其蹇也初鑿齒嘗造道安譚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咸以為精對 出晉春秋

孫盛

晉孫盛與殷浩談論往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毛悉脫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語孫曰莫作強口馬我當捩卿鼻孫曰卿不見決鼻牛人當勞卿頸 出南史

祖納

東晉光禄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佳知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為吏人有戱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于五羖之皮耶出世說

郝隆

晉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温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出世說

羅友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飲叙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路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終慙迴以還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頗愧焉後以為襄陽太守出渚宮舊事

張融

宋張融甞乞假還帝問所居荅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太祖甞面許融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太祖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融與謝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觸忤宸扆上笑而不問須史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

謝氣之口同盤上大笑出談藪

何承天

宋東海何承天徐廣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頼川荀伯子嘲之嘗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知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耶出談藪

王絢

晉王絢彧之子六歲外祖何尚之特加賞異受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戲曰可改為耶耶乎文哉吳蜀之人呼父為耶

絢捧手對曰尊者之名安得為戲亦可道草翁之風必舅論語云草上之風必偃翁即指外祖也絢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啓顔録

何勗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出因話録

謝靈運

宋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出南史）

劉繪

齊劉繪為南康郡郡人郅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給（出談藪）

徐孝嗣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在蕭寺日夕各遊二寺鄰接而不相往來孝嗣甞謂法雲曰法師甞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荅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出談藪

沈文季

齊太祖之為齊王也置酒為樂清河崔思祖侍宴謂侍中沈文季曰羹膾為南北所推文季荅曰羹膾中乃是吳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

曰千里蓴羹豈闗魯衛之士帝稱美曰蓴羹頗須歸沈出談藪

沈昭略

齊黄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苑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約景文之子出談藪

胡諧之

齊豫章胡諧之初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語傒語音不正乃遣宮內數人至諧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問之卿家語音正未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宮人頓傒語上大笑徧向朝臣説之諧之歷位度支尚書豫州刺史出談藪

梁武

梁高祖嘗作五字疊韻曰後牖有榴柳命朝士並作劉

孝綽曰梁王長康强沈約曰偏眠船舷邊庾肩吾曰載匕每礙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廟殘六斛熟鹿肉何遜用曹瞞故事曰瞋蘇姑枯盧吳均沈思良久竟無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詔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宜付廷尉

出談藪

柳信言

梁安城王蕭佽博學善屬文天保之朝為一代文宗專掌詞令沈博歷侍中僕射尚書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

百卷初攸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伏而莫與抗及聞攸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脚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衆賓皆舞忭以為笑樂出渚宮舊事

徐摛

梁侍中東海徐摛散騎常侍超之子也博學多才好為新變不拘舊體常體一人病癰曰朱血夜流黃膿晝瀉斜看紫肺正視紅肝又曰戶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

網判是見罾又曰脒非快馬踢脚相連席異儒生帶經長臥摘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出談藪

徐陵

北齊使來聘梁訪東海徐陵春秋荅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也出談藪

李諧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郊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出談藪

周捨

梁汝南周捨少好學有才辯顧諧被使高麗以海路艱問於捨捨曰晝則揆日而行夜則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從風不足為遠河東裴子野在晏筵謂賓僚曰從事未嘗薑食捨曰孔稱不徹裴曰未嘗一座皆笑捨學通内外兼有口才謂沙門法雲師曰孔子不飲盜泉之

水雲師何以捉鍮石香爐荅曰檀越既能戴纛貧道何為不執鍮出談藪

王琳

後梁王琳明帝時為中書舍人博學有才藻好臧否人物衆畏其口常擬孔稚珪又為鯢表以託刺當時其詞曰臣鯢言伏見除書以臣為𩽾蒸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肅承明命灰身屏息憑臨鼎鑊俯仰兢懼臣聞高沙走姬非有意於綺羅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

魚
白鮹女兒豈期心於珠翠江陵丙河縈結呼曰魷河臣美愧夏鱣
味慙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鼈巖五甘反之誚是以潄
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宏曲蒙鉤拔遂得起昇
綺席忝預玉盤爰厠玳筵猥煩象筯澤覃紫腴恩加黃
腹方當鳴薑動桂紆蘇佩欓輕瓢纔動則樞槊如雲濃
汁暫停則蘭膏成列婉轉綠虀之中逍遥朱唇之內銜
恩噬澤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至謹到銅鐺門奉表以
聞詔答曰省表是公卿池沼縉紳波渠後又穿蒲入荇

一作藻肥滑素彰正膺茲選無勞謝也時惡之或以譏誚

聞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傳於江表闕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七

詼諧三

蕭彪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謂之曰卿名子客思歸之傳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將命四方禮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談藪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門重公接恕曰向來全無葅酢膎乎恕父名諧以為犯諱曰短髮麄疎重公曰貧道

知髮非沙門種類以君交聘二國不辨朕諧重公嘗謁高祖問曰天子聞在外有四聲何者為是重公應聲答曰天保寺刹中出逢劉孝綽說以為能綽曰何如道天子萬福（出談藪）

孫紹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出啓顏錄）

魏市人

後魏孝文帝時諸王及貴臣多服石藥皆稱石發乃有熱者非富貴者亦云服石發熱時人多嫌其詐作富貴體有一人於市門前臥宛轉稱熱因衆人競看同伴怪之報曰我石發同伴人曰君何時服石今得石發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發衆人大笑自後少有人稱患石發者出啓顏録

魏彥淵

北齊崔昂嘗宴筵招朝彥酒酣後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鉅鹿魏彥淵追之彥淵左手執中叅軍周子淵淵以文學如名右手執御史鄭守信來詣昂曰彥淵役周入鄭執訊獲醜濟州長史李蓊嘗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長史陸仁惠不來蓊甚銜之彥淵曰一目之羅豈能獲鳥蓊眇一目陸號角鴟又崔儦謂彥淵曰我拙於書不能儦字使好彥淵曰正可長牽人脚斜飄鹿尾即好彥淵司農卿季昌之子出談藪

陸乂

北齊散騎常侍河南陸乂黄門郎卬之子卬字雲駒而乂患風多所遺忘嘗與人馬曰雲駒有神符者常帶符與神渡漳水致失乂笑曰劉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陸乂名馬作雲駒出談藪

王元景

北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

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不得為解齋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出啓顔録

李庶

世呼病瘦為崔家疾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為天閹崔諶調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揷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為崔氏出酉陽雜俎

邢子才

北齊中書侍郎河東裴讓字敬憲患耳新搆山池與賓客宴集謂河間邢子才曰山池新就願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萊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萊蓬萊裴讓也故以戲之敬憲初不悟於後始覺忻然謂子才曰長忌及戸高則無害公但大語讓亦何嫌出談藪

盧詢祖

齊主客郎頓邱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麗而帶急恕曰盧郎腰䴥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

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鬓差以自安出北史

北齊王晞

齊北海王晞字叔朗為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禊飲晉湖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名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責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晞好文酒樂山水

府寮呼為方外司馬馬及孝昭立侍遇彌隆而睎每自踈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之爛熟耳出談藪

李騊駼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趙郡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賔客言騊駼時接客出談藪

盧思道

北齊盧思道聘陳陳主令朝貴設酒食與思道宴會聯

句作詩有一人先唱方便譏刺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正肥驢為北人食榆兼吳地無驢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續之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煑魚為南人無情義同炊異饌也故思道有此句吳人甚愧之又衛尉卿京兆杜臺卿共中兵參軍清河崔儦握槊十子成都止睹一雉盧思道曰𩬊成都不過一雉儦又謂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覺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動蟄太子詹事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謂

人曰從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澤之孫也散騎常侍隴西辛德源謂思道曰昨作羌嫗詩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無其對思道尋聲曰何不道黃物揷腦門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旣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旣姓盧是盧令之裔出談藪

石動筩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為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髐子箭高祖曰

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筩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為謎復云卒律葛荅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荅曰是煎餅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承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動筩即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

汝是何人自言作詩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筩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勝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動筩曰郭璞遊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豈不勝伊一倍高祖始大笑又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

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悅博士無以復之出啓顔録

徐之才

齊西陽王高平徐之才博識有口辨父雄祖成伯並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復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孝徵僕射瑩之子之才嘗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

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莖具出談藪

蕭彪

闕　明帝與文士庾信王褒等遊處有蕭彪者寶寅之子素好臧否多所月旦嘗侍坐於帝帝歷問衆賓何如皆對曰君子也次問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問闕　答曰那得是君子時護在同州他日帝闕　右詐闕　吾欲闕

疾病可爭使者曰闕　追答

曰緣君子事彪乃惶懼頓首乞留帝曰闕

得闕彪乃遺書寄家號慟而去帝度其行闕

之云吾闕别報冢宰彪還信等咸在彪甚悲喜闕

微笑闕視彪巧覺謂帝曰北那得是君子於是闕

笑出三國典畧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七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八

詼諧四

侯白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機智辯捷時莫之比嘗與僕射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素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

矣即名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白在省門會卒無處見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關中人白山東人素嘗卒難之欲其無對而關中下俚人言音謂水為霸山東亦言擎將去為操（音其朝反）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得兩曰若為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操刀去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

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比來多雨渭水漲否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伏其辯捷白在散官隷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即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為玄感說一箇好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覓肉見一刺蝟仰臥謂是肉臠欲銜之忽被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樹下低頭見橡

斗乃側身語云旦來遭見賢尊顧郎君且避道素與白

劇談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數百尺公入其中若為得

出白曰入中不須餘物唯用一針即出素曰用針何為

答曰針頭中令水飽坑拍浮而出素曰頭中何處有爾

許水白曰若無爾許水何因肯入爾許深坑素又謂白

曰僕為君作一謎君射之不得遲便須罰酒素曰頭長

一分眉長一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白應聲曰此是道

人素曰君須作謎亦不得遲白即云頭長一分眉長一

寸未到日中已打兩頓素曰君因何學吾作道人謎白曰此是阿歷素大笑白仕唐嘗與人各為謎白云必須是實物不得虛作解釋浪惑衆人若解訖無有此物即須受罰白即云背共屋許大肚共椀許大口共盞許大衆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處有物共盞許大口而背共屋許大者定無此物必須共賭白與衆賭訖解云此是胡鷰窠衆皆大笑又逢衆宴衆皆笑白後至俱令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詭譎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

見者白即應聲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

或云是麞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犢子

白又與素路中遇胡負青草而行素曰長安路上乃見

青草湖須臾又有兩醉胡衣孝重服騎馬而走俄而一

胡落馬白曰眞所謂孝乎唯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

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謁謂知識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

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誠如言我輩輸一會飲食若

妄君當輸於是入謁知識俱門外伺之令曰君何須得

重來相見白曰公初至民間有不便事望諮公公未到前甚多賊盜請命各家養狗令吠驚自然賊盜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須養能吠之狗若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羣犬其吠聲與餘狗不同曰其聲如何答曰其吠聲㘞㘞者令曰君全不識好狗吠聲好狗吠聲當作號㘞㘞聲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聞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勝乃云若覓如此能吠者當出訪之遂辭而出（出啓顔録）

盧嘉言

隋盧嘉言就寺禮拜因入僧房一僧善於論議嘉言即與談話因相戲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對往復數迴三僧並屈嘉言乃笑謂曰三箇阿師並不解樗蒲僧未喻嘉言即報言可不聞樗蒲人云三箇秃不敵一箇盧觀者大笑僧無以應（出啓顏錄）

陸操

隋七兵尚書河間陸操無姿貌有辯嘗新婚太子少保

趙郡李闕謂之曰屢逢射雉幾度啓顏操曰息嬀二子不言不笑出談藪

薛道衡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出談藪

劉焯

隋河間郡劉焯與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

不知其大儒也咸與之枷著焯曰終日枷中坐而不見家姪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顏錄出啓

山東人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邉樹有骨䐔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

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𩨷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聞見奉酬不知許否曰可言之壻曰蝦蟇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出啓顏錄

吃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楊素每閑悶即召與劇談嘗歲暮無事對坐因戲之曰有大坑深一丈方圓亦一丈

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頭良久乃問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論無梯若論有梯何須更問其人又低頭良久問曰白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須云白日夜地若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為甚物入入褁許素大笑又問云忽命公作軍將有小城兵不滿一千巳下糧食唯有數日城外被數萬人圍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謀計低頭良久問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緣無救所以問公沈吟良久舉頭向素云審審如如公言

不免須敗素大笑又問云計公多能無種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虵咬足若為醫治此人即應聲報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墻下雪雪塗塗即即治素云五月何處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無雪臘月何處有虵咬素笑而遣之出啓顔録

趙小兒

隋有三藏法師父本商胡法師生於中國儀容面目猶作胡人行業極高又有辯捷嘗以四月八日設齋講說

時朝官及道俗觀者千餘人大德名僧官人辯捷者前後十餘人論議法師隨難即對義理不窮最後有小兒姓趙年十三即出於衆中法師辯捷既已過人又復向來皆是高明舊德忽見此兒欲來論議衆咸怪笑小兒精神自若即就座大聲語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經文未審狐作阿闍黎出何典語僧語云此即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兒即應聲報云法師以弟子聲高而身小何不以聲而補身法師眼深而鼻長何不截鼻

而補眼衆皆驚異起立大笑是時暑月法師左手把如意右手揺扇衆笑聲未定法師又思量答語以所揺扇掩面低頭兒又大聲語云團圓形如滿月不藏顧兎翻掩雄狐衆大笑法師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問並語未得盡忽如意頭落兒即起謂法師曰如意既折義鋒亦摧即於座前長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慙更無以應無不驚歎稱笑出啓顔録

長孫無忌

唐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曰縮頭連背煖褝當畏肚寒只因心溷溷所以面團團帝斂容曰歐陽詢汝豈不畏皇后聞趙公皇后之兄也出國朝雜記

任瓌

唐管國公任瓌酷怕妻太宗以功賜二侍子瓌拜謝不敢以歸太宗召其妻賜酒謂之曰婦人妬忌合當七出

若能改行無妬則無飲此酒不爾可飲之曰妾不能改妬請飲酒遂飲之比醉歸與其家死訣其實非鴆也既不死他日杜正倫譏弄瓌瓌曰婦當怕者三初娶之時端居若菩薩豈有人不怕菩薩耶既長生男女如養兒大虫豈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皺如鳩盤荼鬼豈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婦亦何怪焉聞者歡喜出御史臺記

李勣

曹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長大而臀甚闊道弘將入閣

奏事英公李勣在後謂道弘曰封道弘你臀㪷酌坐得即休何須爾許大出啓顏録

李榮

唐有僧法軌形容短小於寺開講李榮往共論議往復數番僧有舊作詩詠榮於高座上誦之云姓李應須李言榮又不榮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榮應聲接曰身長三尺半頭毛猶未生四座歡喜伏其辯捷出啓顏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八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九

詼諧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邉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長孫玄同　王福時　許敬宗

高崔嵬　元晉　趙謙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談

李鎮惡　　盧廙　　松壽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趙元楷與令狐德棻從駕至陜元楷名德棻河邉觀砥柱德棻不去遂獨行及還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語答曰砥柱附參承公德棻應聲曰石不能言物或憑焉時羣公以為佳對出啓顔録

崔行功

唐崔行功與敬播相逐播帶櫚木霸刀子行功問播云此是何木播對曰是栟櫚木行功曰唯問刀子不問佩人出啓顔録

邉仁表

唐四門助教弘綽與弟子邉仁表論議弘綽義理將屈乃高聲大怒表遂報曰先生聞義即怒豈曰弘弘又報云我姓既曰弘是事皆弘邉又應聲曰先生雖曰弘義終不綽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歸出啓顔録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宗恱命直中書出御史臺記

尹君

唐楊纂華陰人也累遷雍州長史吏部尚書纂之在雍州司法參軍尹君嘗任坊州司戸省符科杜若尹君判

申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應由讀謝朓詩悞華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時有胡盜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諸胡盡禁問尹君不同之曰賊出萬端詐僞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着胡靴亦須漢裏兼求不可胡中直覓請西市胡禁餘請不問纂怒不同判遽命筆復沈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餘依太宗聞而笑曰朕用楊纂聞義伏輸一籌朕伏得幾籌出御史臺記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出大唐新語

長孫玄同

唐長孫玄同幼有機辯坐中每劇談無不歡笑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語論及民間事一人云醴泉縣去京不

遠百姓遂行蠱毒此邑須遠配流豈得令在側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豈不還更損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處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諸人大喜同即問之答云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支作食手衆皆歡笑貞觀中嘗在諸公主席衆莫能當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兒郎亦有人物走令喚取段恪來令對玄同段恪雖微有辭其容儀短小召至始入門玄同即云為日已暗公主等並大驚怪

云日始是齋時何為道暗玄同乃指叚恪若不日暗何
得短人行坐中大笑叚恪面大赤更無以荅玄同初上
府中設食其倉曹是吳人言音多帶其聲喚粉粥為糞
粥時餚饌畢陳蒸炙俱下倉曹曰何不先將糞粥來舉
坐咸笑之玄同曰倉曹乃是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諸
君何為笑也坐中復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攝祭
官祠社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來遺糞穢於
墙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為

自徹支牀塼打狗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出啓顔録

王福時

唐王福時名行温恭累授齊澤二州世以才學稱子勔勮勃俱以文筆著天下福時與韓琬父有舊福時及婚崔氏生子勸嘗致書韓父曰勔勮勃文章並清俊近小者復似不惡韓復書曰王武子有馬癖明公有譽兒癖王氏之癖無乃多乎要當見文章方可定耳福時乃致

諸子文章韓與名人閱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誇出御史臺記

許敬宗

唐吏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人夏侯彪之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

著亦可識出國朝雜記

高崔嵬

唐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見屈原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沈汨羅水汝逢聖明主何為來帝大笑賜物百段出朝野僉載

元晉

唐曹懷舜金鄉人父繼叔死王事贈雲麾將軍懷舜襁褓授遊擊將軍歷內外文武官則天云懷舜久歷文資

而屈於武職自左鷹揚衛郎將拜右玉鈐衛將軍有宋州司馬曹玄本父名乞伯時汲縣丞元晉好談多警策或問元晉玄本懷舜從叔元晉應聲答曰雖則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問之晉曰玄本乞伯子懷舜繼叔兒以此知矣出御史臺記

趙謙光

唐諸郎中不自即員外郎拜者謂之土山頭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長征兵士便授邉遠果毅趙謙光自彭州

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趙謙光荅詩曰錦帳隨情設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應列星文人以為奇句出譚賓録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而未還朱衣因内宴羣臣皆歌廻波樂詞起舞由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廻波爾時佺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録袍笏未復牙

緋中宗即以緋魚袋賜之出本事詩

崔日用

崔日用為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宴會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諳信足跳梁上壁龜倚翻燈脂汚張五還來嗤帶報韓三莫浪語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賣却猫兒相賞中宗亦以金魚賜之出本事詩

裴談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時韋庶人頗襲武后之風中宗漸畏之内宴命唱迴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邉秖有裴談内裏無過李老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之出本事詩

李鎮惡

唐李鎮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郪縣令與友人書云州帶子號縣帶郪名由來不屬老夫併是婦兒官職

出傳載

盧廙

唐殿中内供奉盧廙持法細密雖親故貴勢無所迴避舉止閑雅必翔而後集嘗於景龍觀監官行香右臺諸御史亦預焉臺中先號右臺為高麗僧時有一胡僧徙倚於前庭右臺侍御史黄守禮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廙徐謂之曰亦有高麗僧何獨怪胡僧為一時歡笑廙與李畬俱非善射者嘗三元禮射廙畬雖引滿射俱不

及垜而墜廣言其工拙𡚁戲曰𡚁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𡚁曰𡚁箭去垜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出御史臺記

松壽

唐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朝堂欲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時長安公松壽見慶本而賀之因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啟顏錄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益州九隴尉與同列戲白打賭錢座下數百錢輸已略盡便欲斂手傍人謂之曰何不更覓錢廻取之抱一乃舉手摸錢曰賜也何敢望回山東人謂盡為賜故言賜也出啓顔録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説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蟇謂父曰得

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顱跌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趍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僉載

太平廣記卷二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

詼諧六

狄仁傑　蘇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鄧元挺　元福慶

尚書郎　御史裏行　姚崇

黄幡綽　楊國忠　劉朝霞

姚貞操　裴諝　張文成

竇曉　杜延業　路勵行

蕭誡　德宗　劉玄佐

顧況　裴佶　趙宗儒

㒹牛頭　韓皐　裴度

姚峴

狄仁傑

唐秋官侍郎狄仁傑嘲秋官侍郎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狄字犬旁火也獻曰

犬邉有火乃是煮熟狗出朝野僉載

蘇味道

唐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誚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與撫掌而笑出本事詩

侍御史

唐京臺監察院西行中間號橫劈房凡遷此房者必先𥚃餞臺中而後居焉先無㥦後人置之神龍中侍中楊再思兼大夫諸相畢送視事中書令魏元忠嘗任監察臺中故事素諳詎指房曰此是橫擘房諸相問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遷耶曰無別選元忠曰當為開㥦出氣故不遷耳左右歡笑殆不禁且御史糺察郡司綱紀庶務實為衆官所忌詈御史為冷峭而突厥

號御史為吐屯則天朝蕃使來朝者而吐屯獨立不入班諭德張元一以齊諧見稱問蕃使曰此獨立者為誰譯者曰吐屯此御史元忠曰人言我朝御史獨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舉朝喧笑出御史臺記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選者曰恥見

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諳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銓安期看判曰第書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為讀判曰向看第判非但傷足兼以內損其人慙而去又選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慙而不伏安期曰君不聞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贈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為之改注又一吳士前任有酒狀安期曰君狀不善吳士曰知暗槍已入安期曰為君拔暗槍答曰可憐美女安期曰有精神選

還君好官對曰怪來晚安期笑而與官出朝野僉載

鄧玄挺

唐鄧玄挺入寺行香與諸僧詣園觀植蔬見水車以木桶相連汲於井中乃曰法師等自踏此車當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鄧應聲曰法師若不自踏用如許木桶何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為幪秃又嘗與謝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對射數十發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惡從來不曾如此玄挺應聲報云自須責射

因何尤箭衆人歡笑以為辯捷權玄福任蕭機遣郎中員外極晚始許出有郎中廳前逼階㯶樹下生一小㯶穿砌塼而出皆訝焉既就看玄挺時任員外郎云此樹不畏蕭機遂即塼輒㯶出兵部侍郎韋愼形容極短時人弄為侏儒玄挺初得員外已後郎中員外俱來看韋愼云愼以庸鄙濫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緑袍員外鄧即報云緑袍員外猶可及侏儒郎中衆皆大笑出啓顔録

元福慶

唐元福慶河南人拜右臺監察與韋虛名任正名頗事軒昂殿中監察許之詠曰韋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憐元福慶也學坐凝牀正名聞之乃自改為俊且强出御史臺記

尚書郎

尚書郎自兩漢已後妙選其人唐武德貞觀已來尤重其職吏兵部為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改入皆為美選考功員外專掌試貢舉人員外郎之最望者司門都門

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後行閑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入省不數角觝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與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熱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當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員外郎微有悵惋吏部郎中張敬忠戲詠之曰有意嫌兵部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蹭蹬幾落省牆東膳部在省中最東北隅故有此句出兩京新記

御史裏行

唐開元中置裏行無員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以未為正官臺中詠之曰柱下雖為史臺中未是官何時闘必也早晚見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臺記

姚崇

唐姚崇為紫微令例給舍直次不讓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舊請令史持直簿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諸

司舍見之歡笑不復逼也後遂停宰相直宿出大唐新語

黃幡綽

唐玄宗好擊毬内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與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知之幡綽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見丞相所乘皆良馬也是以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玄宗嘗登苑北

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幡綽曰臣知之此是年滿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又與諸王會食寧王對御座歕一口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幡綽曰此非錯喉是歕嚏出松窻雜録及因話録

楊國忠

唐楊國忠嘗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且欲大噱以娛之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叙短小者通道參軍胡者

云湖州文學廉下大笑出嘉話錄

劉朝霞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温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略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温泉天門軋開招神仙之福塞鑾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兮黄一隊熊蹋胸兮豹拏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縷珂兮金鈒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掐得女媧氏孃

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悽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莫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眞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姚貞操

唐姚貞操云自余以評事入臺侯承訓繼入此後相繼不絶故知拔茅連茹也韓琬以為不然自則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評事多入臺訖今為雅例豈評事之望起於貞操耶須議戲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為佛道入評事為仙道入京尉為人道入畿丞為苦海道入縣令為畜生道入判司為餓鬼道故評事之望起於時君好法也非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臺記

裴諝

唐裴寬子諝復為河南尹諝素好詼諧嘗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這畔似鄉畔鄉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猫兒狀云若是兒猫兒猫兒即是兒猫兒若不是兒猫兒即不是兒猫兒諝大笑判其狀曰猫兒不識主傍家搦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諝遂納其猫兒爭者亦止焉出開天傳信記

張文成

唐司門員外郎張文成工為俳諧詩賦行於代時大將

軍黑齒常之將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甲何不從行文成曰寧可且將朱脣飲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出御史臺記

竇曉

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已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即應聲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云樂工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衆皆大笑出啟

顏録

杜延業

唐華原令崔思誨口吃每共表弟杜延業遞相戲弄杜常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問兄即須報旁人云他口應須自由何處遣人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賭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出啓顏録

路勵行

唐路勵行初任大理丞親識並相賀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職親皆為樂諺云一人在朝百人緩帶豈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緩帶並須將却幞頭衆皆大笑出啓顔録

蕭誠

唐蕭誠初拜員外於朝列安閑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蕭子從容省闥韓琬應聲答曰蕭任司録早已免杖豈止今日方省撻耶聞者歡笑出御史臺記

德宗

唐馬燧之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繼也出國史補

劉玄佐

唐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嘗出師經本縣欲申桑梓禮於令堅辭不敢當玄佐歎恨久之先是陳金帛將遺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貴為相其母月織絹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觀玄佐視事見邑令走階下退必語玄佐吾向見長官白事畢敬不覺恐悚思乃父為吏本縣時常畏

長官汗慄今爾當廳據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
恩寄之重須務捐軀故玄佐始終不闕臣節時鄉里姻
舊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將校之列又難置
於賤卒盡置爲將判官此職例假緋衫銀魚袋外示榮
之實處散冗其類漸衆久之有人啓訴於劉者一聯云
覆盆子落地變作赤烘羊羔兒作聲盡是没益公覽之
而笑各改着他職 出因話録

顧況

唐白居易初名未振以歌詩謁顧況況謔曰居易長安百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賦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歎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難老夫前言戲之耳出摭言

裴佶

唐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中書舍人在給事中下裴佶為諫議形質短小諸舍人戲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着衆人皆大笑後除舍人出因話録

趙宗儒

唐憲宗問趙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毬場草生何也對曰死罪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為啓齒出國史補

爊牛頭

有士人平生好喫爊牛頭一日忽夢其物故拘至地府酆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了無畏憚仍以手撫阿旁云只這頭子大堪爊阿旁笑而放迴出傳載

韓皐

唐僕射韓臯鎮夏口常病小瘡令醫傅膏藥不濡公問之醫云寒膏硬公笑曰韓臯實是硬

裴度

唐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翫良久白曰此槐癭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盧氏雜說

姚峴

唐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即發僕射姚南仲廉察陜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中堂弔罷未語及他事陜當兩京之路賓客謁無時門外忽投刺云李過庭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乎峴初猶俛首嚬眉頃之自不可忍斂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話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五十